

看見不同的賽德克巴萊

■王振圍(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創辦人、前秘書長)

昨天中午到電影院，排了很長的隊，才買到《賽德克巴萊》下集晚場電影票。電影成功地拍攝出「族群與文化認同」的議題，尤其是在夫妻、親子、手足在死亡威脅前的脆弱與無奈。這是一場完全沒有女性聲音的戰役，莫那魯道等男人秘密決定向日人出草，為的是族群的尊嚴，但卻不能告訴女性們。在無與女性討論的情況下，默默地聯結各部落進行行動。直到出草的日子到來，男性的決定，留下錯愕的女性，要女性守住家中的火，帶著家裡的孩子。

但出草的行動，不只是震驚日人，同時也驚嚇到所有在運動場、市集街道的女性，不只是造成日人的傷害，同時也傷害所有女性的心靈。這傷害的造成，不僅因為突然地面對大屠殺，更是因為女性完全沒有機會加入決策的機會，完全沒有聲音地被迫接受。

電影外的我，感受著電影中徐若瑄扮演的角色，看著身邊一個個日人姐妹一一倒地，那是何其痛苦的感覺？槍彈在身邊穿過，而自己的倖存竟是因為我有正確的血統？電影中描繪那個時代的女性無聲、失聲，導演雖然運用多位知名影星，卻只讓她們扮演無聲的女性，也讓賽德克的婦女在電影中成為配角中的配角。

男人得透過出草、打獵成為勇者，電影中卻未能花一點點力氣，讓我們理解何種條件的女性有資格紋面，讓她們在過彩虹橋時，成為被祖靈認可與辨識的人。當時女性紋面，意味著其擁有紡織的高超技巧，紋面的女性更成為大眾爭相結婚的對象，但這也限制女性的發展。那些不擅長、不樂意紡織的女性又該怎麼辦呢？那男性能不能透過高超的紡織技術，成為祖靈能辨識的人，而不一定要透過出草？

女性們為了留存糧食，而先自殺，讓男性有戰力繼續打鬥，似乎這些犧牲的女性也是某種程度戰爭下的勇者；但這樣的勇者，是否受今日的電影人所肯認？另一方面我在也思考，如果女性都自殺了，又有誰來為這些打仗的男性，來縫製那美麗的衣裳？或是，是不是讓女性們也有戰鬥的能力，就不用再選擇自殺一途，而有機會共享戰勝的果實？

莫那魯道害怕婦女與孩子們，沒有透過自殺、回到祖靈的勇氣，要女性擦乾淨了臉，然後把女性給殺掉。卻不問問這些女性與孩子，有沒有活下去的勇氣？難不成莫那魯道與這些妻子與孩子不共戴天的仇恨？更不關注這些女性是否存在不在乎被日人統治過程中，保留族群文化命脈的勇氣；滅族真的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嗎？為何要用生命來換取他們的壯烈？

電影最後的彩虹橋，看見不同部落的賽德克一起向前，彷彿化解了仇恨；但怎麼沒有看到正在釀酒或是釀好酒的女性在彩虹橋上？是她們被祖靈遺忘？或是被魏德聖所遺忘？

看上下兩集電影，我感受到許多仇恨與悲傷，卻無法感受到當今我接觸原住民樂天的情感與生活態度，終究電影《賽德克巴萊》似乎仍以漢人、日人記錄歷史的角度，假似客觀地呈現這段故事。這樣電影陳述，不但無法多面向的呈現漢、原、日等族群的感受，反而拍出的是不有趣，也缺乏「原住民味道」的原住民電影。

期待魏德聖團隊好好整理一下當時的賽德克女性故事與影像，也出版一本《女性·巴萊》。

(本文轉載自《台灣立報》2011.10.26， 已獲作者同意轉載)